

50 教会历史 法国大革命 短暂的高光时刻

法国大革命三级会议，制宪议会，路易十六逃跑，通过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 1791 年宪法。

Sally Shi

记录：Lin Zhang 2023



（0：0）我们今天继续讲法国大革命。不知不觉我们这个历史课已经进入到第五十节课了。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我知道要讲五十节课，我可能就会打退堂鼓。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真的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我们将一切都交给了圣灵，看圣灵怎样地带领。现在回过头去看，真的是没有圣灵我们走不到今天。感谢主，我们开始进入正题。上一节课讲到路易十六在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做了种种的努力。想解决国家的困境，那国王吗那是义不容辞。但是因为他触及的利益阶层实在是太庞大了，他一个人根本就无法撼动。你不要看他国王，是有绝对王权的人，但是在碰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也是非常脆弱的。当人的生存底线被触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宗教信仰，那

么这个社会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我们从法国大革命中特别能够看到这一点。



（1：25）我们上一节课结尾的时候讲到路易十六在所有的税务改革尝试都走了一遍以后，他换了几任财政大臣依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几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宣布在 1789 年他要召开三级会议。那么三级会议到底是一个什么会议呢？国王为什么会把它当成是一种解决方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在法国的旧制度当中，人是分三个等级，但是国王如果有问题，他要寻求帮助，他通常是找前两个等级，也就是教会和贵族来商量。这个是封建体制决定的，因为当时的第三阶层是没有存在感的。他们只和自己的领主发生关系，国王和他们八杆子都打不着。但是这个情况在十字军东征和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就出现了变化，因为贵族衰弱了，中间层缺少了。国王碰到困难他要寻求帮助，他就必须要动用第三阶层的力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添加了平民代表。但是这三个阶层开会是分头开的，分头讨论，互相没有交集。然后每一个团体把他们的讨论结果交给国王，但是采不采纳完全是国王自己决定。那个时候的阶级分层是非常清晰的，贵族是不可能和平民坐在一起的。在唐顿庄园里面我们看到大小姐一进厨房全体起立，这个就是上千年的社会传统。



三级会议的作用

- 封建制度的解体
- 君主制度的补充
- 新的联系平民的方式
- 自上而下的程序
- 为君权服务，按国王的命令

（3：06）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会议是由国王召集的，目的是为了国王解决问题的。你们可以提建议，但是采纳不采纳由国王说了算。会议本身它没有任何的权力。这个和我们现在的理解是有差异的。现代意义的议会在那个时候的法国还不存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三级议会和英国的议会是一样的。它不一样，它没有相同点。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个时候国王和平民他们对三级会议的理解出现了不同，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样本。那就是英国的议会。

第一次三级会议

- 美男子腓力四世
- 波尼法修八世
- 1302年5月
- 教庭迁址法国70年



（3：55）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是由法王美男子腓力四世召开的。那个时候他也是遇到财务危机，十字军东征后遗症。中间层贵

族没有力量了，法国国库又缺钱。他就想向教会征税。教皇又不同意，所以法王就和教皇伯尼法修八世产生了冲突。为了和教廷对抗，**菲利普四世**就召开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议会。这次会议就使**菲利普四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老教皇被活活地打死，新任的教皇就一直被法国控制。教廷也迁到了法国。天主教权从此就衰弱。由此可见，三级会议产生的第一天就是君王利用百姓针对教权。这个是君王对神权的抗争，但是百姓做了帮凶。这种话历史学家不敢这么说，因为历史学家都是人民当家作主派，他们都很拥戴人民。只有我们信基督信仰的人，把所有的人都定在罪人的定义下去解读历史，我们才能够这么大胆地政治不正确地说。其实百姓就是帮凶。这个是中世纪版的撒母耳记，就是百姓厌弃耶和華做王。他们要像列国一样要有自己的孔武有力的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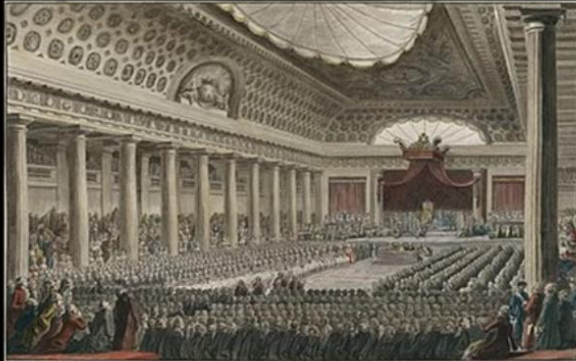
（5：40）在路易十六之前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是在**1614**年召开的。从那个以后一直到**1789**年，中间整整**175**年的时间，三级会议没有再召开过。那为什么停了这么长时间呢？主要原因就是在**1614**年的这一次会议当中冒出了一个政治新星，就是黎塞留。黎塞留就是借着那一次的三级会议开始参与政治，后来他就升为国务秘书，后天又被教廷升为枢机主教。在**1624**年被路易十三任命为首相。法国的中央集权的形成这个人功不可没。他派兵击败了当时的胡格诺派，就是新教。他也取消了巴黎高等法院的特别建议权，就是荐政权。他也处死和流放了一大批反叛的贵族。他为了打破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的包围，他还延续了亨利四世的政策。他对内是镇压新教的，但是对外他又联合那些新教国家。只要你攻打神圣罗马帝国，我就和你结盟。我不管你是新教还是穆斯林。他甚至和奥斯曼土耳其都

会联盟。这个黎塞留就是法国专制制度的奠基人。在他当政期间，法国的王权专制制度得到了完全的巩固。后来的路易十四时代才会这么兴盛。很多学者认为，现代实用唯利主义外交这个开创者就是黎塞留，所以他也有西方外交之父现代外交学之父这个称呼。16世纪以后，我们知道法国的君权达到了顶峰。所以三级会议形同虚设，根本就没有必要开，因为法王说什么都可以照办，所以三级会议就被人遗忘。



（7：55）那么小绵羊一样的三级会议它怎么会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渐渐失控了？那就是因为时代变了。启蒙主义彻底改变了人的思想观念，平民阶层他的思想内核已经完全改变。经过启蒙运动，像卢梭、伏尔泰、狄德罗这些倡导的民主、自由、社会契约、公民权利这些概念它已经深入人心。教士和贵族当时也已经开始衰落。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正在壮大。三级会议的制度虽然没有改变，但是人心不一样了。你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大家对议会的概念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国王的理解还是175年前那一套。国民的理解是英国那一种，是王在法下的概念。这就注定会产生思想的对撞，最后会发生暴力的行为。暴力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它最终的核心问题是出在思想层面上的理解。大家理解不一样了吗。

175年停开的三级会议



第一等级
1票

第二等级
1票

第三等级
1票

（9：09）按照以前的惯例是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只有一票。相关的议题各自讨论，结论交给国王由国王去决定。那明眼人一看就是有问题。这三票怎么玩呢，对吧。第三等级你怎么折腾呀，你都只有一票。前两个阶级和在一起它就能把它给否定了，那还玩什么玩？但是你千万不要这么理解。因为这些结果它本身就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绝对君主制的情况下，你只不过是给国王参考意见而已。你只需要在自己的阶级里面有一个结论就行了。至于和另外两个阶级PK，那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事情。换一句话就是说，哪怕三票全部都同意，全部都是一个答案，国王还是可以不听你的。所以历代以来这个对每个阶级一票的制度，大家都没有疑议。为什么？因为决定权在国王吗。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这个时候不仅启蒙主义给大家一个思想框架，给大家在头脑里面造了反抗的子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给这个子弹装上了火药。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纠纷之前我们先要介绍一下这位重要的人物。



法兰西大革命、法兰西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法兰西督政府督政官、法兰西执政府执政官

西耶斯 神父

“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

（10：35）他就是天主教的神父西耶斯。这个人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中他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的，他是天主教的神父。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天主教的思想它真的很想去引领整个法国的政治，但是它却力量真的不够。为什么会不够呢？我们以后再分析。这位天主教的神父他从小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后来又受到了启蒙主义的影响，他就成为非常激进的改革家。你不要以为他是神父他就应该很虔诚的。不是的。他是持宗教犬儒主义，他非常的玩世不恭，而且也非常的敬虔。这个从他给他父亲写的信里面可以看到。宗教只是他涉足政治的手段。这个是不是特别像黎塞留呢？1788年法国的路易十六他就提出要开三级会议，并且他还请法兰西的那些作家来陈述他们的意见。这下好了，舆论管制打开了。自由派的贵族和教士就拼命地写些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就像潮水一般地涌现。整个社会都拼命地在看这些东西。西耶斯就在这个时候发表了他非常著名的一本小册子，名字叫做《什么是第三等级》。他自问自答，他就回答他这个问题。他说：“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它要求取得某种地位。”看到没有，第三等级是一切。这个鸡血打的。你要注意，他本人是教士，教士是主教。他是妥妥的第一等级。他站在第一等级的角度来写，给人感觉这是一件非常高尚的一件事情。我们后面会看到，这种高尚是否会有良好的结果呢？唉，我们知道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后面跟随者乌泱乌泱的。很多人都跟随他去做这些高尚的事情。但是结果真是很可悲。这本小册子非常成功，最后他本人也参加了三级会议的代表去竞选。尽管他是第一等级，但是他却主动地参加第三等级的代表选举。他最后还当选

了，成为第三等级代表的最后的第 20 名。就是这位天主教神父他成为法兰西大革命、法兰西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主要理论家。他也是法兰西督政府的督政官、法兰西执政府的执政官。在 1799 年的时候，他煽动了雾月政变，帮助拿破仑夺得了政权。他还写过一本书，当时没有发表，但后来被人看见，叫《社会学》。在他以前没有社会学这个词。所以后来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正是他写的这本书事实上成为了大革命的宣言，也促使三级会议后来转变成国民议会。

给民主开药方 谁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主权，公共权利

代议民主

法律的不平等

贵族制是欺骗性的制度

民是主人

（14：17）西耶斯的小册子就煽动了读者们非常激烈的反应，一下子就把人给打醒了。他们想原来我们以前的要求太低了，我们只要权力这个太简单了。我们要对政权的本质去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所以第三等级就产生了觉醒意识。他们认为原来法兰西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处理皇家暴政的问题，是法律的不平等特权分裂了这个国家。正是从这个一点上说，我们需要重新公平地去分配权力。所以这个才是我们革命斗争的目标。由此可见，他这本小册子在塑造推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潮流上它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他还在他的小册子里面他抨击了封建制度的根基。他就指出来，他说贵族制是一种欺骗性的制度，就是因为有贵族的特权所以我们的资本主义不能发展。所以我们的老百姓都很穷。这是非常简单的因果关系，在他的眼里这就是很简单的因果关系。人穷就要找理由，对吧。谁富谁就要负责。那在朝鲜一样，你胖子就是犯罪吗，对吧。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把历史连起来看就知道事实不是他说的那样。一个不要神的社会一步一步走进死结，那是很正常的。远东的那些国家不都是这样吗，对吧。法国你别看它是基督教信仰，自从菲利四世以

后，法国天主教走的就是君士坦丁堡路线了。本质上它是和奥斯曼土耳其区别也不大了。它的整个信仰，整个天主教，它就是法国下面的一个宗教部门。你这种体制怎么可能产生经济动力和思想动力呢，对吧。而且他还说，你们这些贵族定义自己是负责维护法兰西社会秩序的精英统治阶层，但是你们不是。第三等级才是。你看看他是这么说的，所有的财富都是第三等级创造的。你们贵族只是吃喝玩乐，只有平民才会提供服务，只有资产阶级才创造财富。所以他认为主权不在贵族的手里，在那些有生产力的组织，能够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那些整个社会。他这样他就把所有的劳动阶层都包括进来了，不仅仅是参与农业劳动，还有很多商人啦经纪人啦什么律师金融家还有其他那些服务的人。所有的人，除了王室和教皇，就除了宗教和王室，其他的全部都是创造者。只有你们是消费者。他就重新定义了国家的代表。他挑战的是旧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他就特别地谴责特权阶级，就指名道姓说他们这些成员享受社会最好的产品，却没有贡献出他们的价值。他们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高贵的特权是公民社会的叛徒。这是他的主要的意见。我们由此可以看见，他的思想传承其实就是启蒙主义那一套。就是人民是主人，社会秩序的建立是由人的工具价值来体现的。就是说，你能够提供服务你能够产生产品，你就有价值。所以你是主人，这个是人的工具价值。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问题不应该是这样的。圣经的角度是从人的永恒价值来建立社会秩序的。那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去尊重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奴隶还是贵族。这种尊重就必须善待每一个人。你不能因为人家是贵族，你就可以合法地抢人家的财产。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说：“你不可偏袒穷人。”所以当这个耶稣会的教士他开始提倡人的工具价值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神学就已经完全偏离了圣经。为什么呢？很好理解。那希特勒就是这么理解的。希特勒就是你没有工具价值，你这个人就是废人。你对社会没有产生价值，我就可以灭了你，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后来在社会上一旦显现出来，一旦有人按照他的逻辑去做出来，你就知道他错在哪里。在一个耶稣会的，就说天主教的神父，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神已经不是主人了，人民才是主人。所以接下去他关于三级会议中产生的那些冲突性的立场，你就能够理解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不陌生。所以这下我们就终于知道了，这种特别爱人民的谎言是从哪里过来的。

计票方法改变

富人组织“Committee of Thirty”

内克尔反对，路易十六同意

共1201名代表

303名教士（代表12万教士）

291名贵族（代表30万贵族）

610名第三等级成员（代表96%）

法国本土出生或已成为法国公民的男性公民，并要求在居住地投票以及缴纳税款

“Pour être électeur du tiers état, il faut avoir 25 ans, être français ou naturalisé, être domicilié au lieu de vote et compris au rôle des impositions.”



（19：43）在他的煽动下就产生了一个倾向自由主义的组织，叫做三十人议会。这个是由富人组成的组织，他们反对等级计票，就是每个等级一票。这是不对的。他们向三级议会施压，要求一人一票。当时被免职后来又重新担任财政总监的那个瑞士银行家内克尔，他就组织了一帮第二等级的贵族。他们就坚决不同意，表示反对。后来居然路易十六他同意了。他在12月27号的时候同意每人一票这个方案。他只是将每一张选票所代表的票权判断权留给了三级议会。这下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因为他没有说清楚。在这场妥协里面，他们把第三等级的票数Double了一下。本来是三百票，给了他们六百票的票权。但是最后呢？最后好像据说还是六百票算一票，所以后来他们就不高兴了。他们就重新自己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国民议会。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当时普选它是有要求的。第三等级的资格要求就是你是在法国本土出生，或者已经成为法国公民的男性，是男性公民，并且要求在居住地投票，并且要缴纳税款。当时好像是一共是1201名代表，其中有291名贵族和303名教士，还有610名第三等级的成员。这个数字你去查，其实各个资料它都有点不一样。每一个资料源它的数字都不一样，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我看到也有说第三等级是600票，其他的是各300。这些资料都有差别，但是总体区别都不大。为什么？因为这个会后来没开成。



（21：52）关于这三个等级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就是这些第三等级的人有很多是属于第二等级的贵族。当时的启蒙贵族他们的革命激情是超级高的，所以他们就翻墙参加了第三阶层的代表。那个天主教的神父西耶斯他参加的也是第三等级，为了崇高的理想甘愿自己降卑为穷人去说话，那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高尚呢？当时国王还有一个堂兄，他也参加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派。我们以后也会说到他。第三等级里面有 100 多个人都是精英的资产阶级，还有一些是地方官员，还有很多是商人企业家，还有些小业主。其中有 51 个人是拥有土地的富豪，非常有钱。整个第三等级的人里面基本上没有最穷的穷人。我们要知道，穷人是不能参加这种非常正规的会议。凡尔赛宫它不在巴黎市区，它离巴黎还有 15 公里远，穷人怎么去呢，对吧。而且开会要开好久的，你是无法预测会议持续的时间。最起码也得几周。穷人根本就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去从事这种政治参与。他们每天的面包钱还在天上飞。你不可能喝着风去开会，对吧。所以我们从，就是凡是看到某一个国家它宣传这个是穷人的革命，我们要知道这个不会符合事实的。这个都是谎言。任何的革命其实都是以资产阶级开始的。我们以后仔细地去研究一下。哪怕就是在中国的那些所有的农民起义，其实你仔细去看一下，它都不是农民起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我们要知道，法国大革命开始它就是一场以资产阶级开始的制度改良，最后被无产阶级暴民劫持的这场暴力革命。



1789年5月5日

内克尔演讲

身份认证僵局

（24：11）于是在 1789 年的 5 月 5 号，距离第一次三级会议差五天就整整四百年了，法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三级会议就开始了。大家都穿着漂漂亮亮的。贵族们就把祖上获得的各种勋章丁零当啷地都在身上全部都挂满。这些是祖上的荣光。就算是第三阶级他们也都穿着非常的体面和高档。反正也没什么穷人。围观群众就夹道目送。第一第二等级走过的时候，他们鸦雀无声，就这么静静地盯着你，让人挺发毛的。第三等级走过的时候他们就欢呼。这立场是很明显。一开始是国王讲话。国王讲完话以后，财政部长内克尔就开场演说。结果他滔滔不绝讲了三个小时，会议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僵局。这个僵局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第三等级开始闹事。他们因为都是被西耶斯的那个小册子都被启蒙了吗，对吧。我们是一切，第三等级是一切，对吧。所以他们就开始闹事，他们就要求所有的决议必须由三个等级公开讨论决定。也就是说，他们要打破传统习惯，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国家议题，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分头开自己各自的会议，最后三票放在一起供国王决定。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了。我们要一起开会，所以我们的身份认证也需要大家透明公开地认证。第三等级也要参与，我们要一起。这个就是西耶斯的那个小册子发挥的作用，也是他带头闹的事。那些贵族怎么可能乐意呢，对吧。祖上的规矩不能破吗。于是他们达不成意见，场面就非常的混乱。你不要看这张图片上画的很整齐，大家坐在那里很齐。其实一开始关于身份认证的事情要讨论，那就完全乱套了。第三阶层的主要领导者他就会组织开始辩论，其他没事可做的人就开始在凡尔赛宫里面到处乱窜。这个很好理解吗。刘姥姥进大观园也是这样的。凡尔赛一日游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代表们就在议事厅里面漫无目的地闲逛，

还跑到其他地方去。这个就激起了很多宫廷里面的人们的反感。凡尔赛宫里面住了很多贵族的，对吧。还有一些人为了说服别人，他就站在椅子上发表即兴演说。没有喇叭就必须扯着嗓子喊。一些贵族和神职人员也因为和那些平民平起平坐，他们就觉得受到了侮辱。有些人直接就拂袖而去。场面一度很混乱。硬生生地就把凡尔赛整成了菜市场。这个就是群众的力量。



（27：26）这么乱哄哄地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到了6月10号，眼看进展很慢，那么这位耶稣会的高材生西耶斯他就鼓动第三等级就要求自行重组三级会议。他就建议说，哎呀，就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加入到我们第三等级，我们组成一个统一的机构，成为整个国家的代表。他就提出邀请。而且他还这么说，凡是不接受我们邀请的人，你们就是不履行对国家的责任。这个帽子盖得挺大的。到6月17号的时候，第三等级的人就失去耐心了，这些激进派吗。他等了一个礼拜，他觉得不行了，不能再等了。他就单方面宣布他们会自行组织最高权力的国民议会。他们单方面宣布自己是最高权力了，这个时候国王已经没有权力，在他们的眼里。而且它这个制度它是很理直气壮的，它是现成的抄的是英国的。而且他声明现在的税制是违法的。在新的财政体系建立以后，这个要废除。对于第三等级这种自作主张的举动，贵族们是嗤之以鼻。他们压根就不把它当回事，并且他也向国王施压，表示如果你再由着他们胡闹，再不采取措施，我们就拒绝向你交税，拒绝向你纳贡，甚至拒绝提供军队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封建制度吗，军队支持是需要贵族支持的。国王很软弱吗，路易十六他就两头被夹击，他就进退两难。但是他最后还是被大贵族说服了，他就对外宣称自己准备发表对三个等级的公开演讲。

他就以布置演讲场地为理由，他就关闭了国民议会的那个场所。他其实就是想把他们赶走。到了6月20号议会场地被关闭了，怎么办呢？这些三级代表，就第三等级的代表，他们就在民众的声援下就跑到了一个室内的网球场。在这里他们就发表了网球场宣言，宣称国民议会一直存续，一直到法国宪法建立为止。一看国王采取的是拖延政策，希望改革的人他就开始动摇了。大部分的那些教士，就是第一阶层的教士代表，他们就很快地就跳槽了，就加入到国民议会当中。然后看到他们那里声势很浩大，贵族阶层也动摇了。这个时候就有47个人，贵族阶层的第二等级的也就加入了。到6月23号法王就开了一个御前议会，路易十六和大贵族他们商量以后就采取了统一的立场。他们是否认国民议会的合法性。他这么一说以后，那些平民就很生气，他们就不肯离场。西耶斯那些口才非常出众的代表们他们就宣称，就发表了很多的演讲。他们就宣称他们要一如既往地坚守曾经许下的誓言。革命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结果呢？结果仅仅四天，国王只坚持了四天。到了6月27号，国王方面就开始公开让步。



（31：12）国王居然让步了，这个幸福来得简直太突然。这些贵族代表们表示，我们同意参加你们的议会，但是我们手续还要补办。我们要先回到自己所在的选区，要取得选民的批准之后我们才能继续来参加会议，来参与你们的制宪。第三等级代表们就非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新的主席就建议先休会两天，给第一第二等级的代表有充分的时间去征求他们选区的选民同意。然后这个一两天就冷静下来了吗。冷静下来以后第三等级的人就觉得，唉，这个事情很可疑呀。他们从本质上是不相信国王和贵族会这么

轻易地妥协，所以阴谋论很快就占据了很大的市场。罪人是根本不可能相信别人的善意。在伊甸园里面，蛇是连神的善意都不相信，更何况是人的善意，或者说是统治阶级的善意。做为国王，他们当然对改革者也是很提防的，对吧。这个制宪会议别整着整着出圈了。所以国王为了防止出现不稳定的状态，他就调遣了国王卫队和法国卫队。这个行为传到巴黎市民的耳朵里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德国的雇佣兵已经在巴黎周边集结，准备逮捕第三等级的代表，准备用武力解散国民议会。国王的卫队都是瑞士人，我们知道了，以前讲过雇佣兵吗。当时是没有瑞士的，当时那个瑞士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我们以前讲过瑞士的雇佣兵很出名。教皇卫队也是瑞士人。所以你一定要说他们是德国人，那也没错，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人。这个概念是非常含糊的，就看你怎么理解。可见人一旦失去信仰，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是非常低的。本来大家都有约在先，你如果违约了上帝会收拾你。但是这个时候，信仰程度非常低的巴黎市民和王权的斗争，它就显示出他们处处设防。在这种情况下，人极度没有安全感，人和人之间也没有信任感。那么谣言它就有巨大的市场。在没有真理的社会中，最后一定是撒旦做王的。撒旦又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个社会当然是谎言盛行，人人自危。根据圣经的真理，我们推理，我们真地很容易就能推出这样的结果。我认为这个妥妥的谣言。德国根本就不可能去参与。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他们开会才开了一个月。你开一个会，他去派兵来干什么？德国来派兵干什么，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了，国家主权是明确界定的。其他国家是不能干预的。这个我们在主日学的那个教会历史课中讲过。何况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发达，就算法王要请德国来干预，那么他还要去送信。收到信以后德国还要开会商量，然后还要再把贵族叫起来大家一起来纠集来商讨来决定。最后贵族再征兵，最后再发兵。这个过程它不可能是一个月之内能解决的。我们现在冷静一分析就知道这是谣言。可是当时的人完全相信。居然后来很多历史学家也相信了，也是这么写的。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要带着圣经的眼睛去读。7月9号国民议会宣布他们就改称自己是国民制宪议会。这个时候内克尔又惹祸上身了，因为他靠近第三等级。所以在王族里在玛丽王后国王的弟弟阿突瓦伯爵还有当时的枢密院里的那些保守派都看不惯他，都劝路易十六解雇他。到7月11号的时候，这个内克尔就宣布整个国王的王室整个家庭都应该按照预算的资金过日子。王后就忍无可忍，所以国王就宣布解雇他，然后同时重组财政部。国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虽然内克尔是很有能力的，但是这一场改革是需要全体国民一起解决问题。你做为一个财务大臣，整天把王室当

成改革对象，那很容易把民众带偏，对不对，把王室当成斗争目标。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这个风向带得不好。这个时候法国王室已经感受到这一股针对王朝的思想，他就认为不行，不能再让内克尔这么干下去了。再干下去的话那整个法国都来针对我。但是老百姓非常热爱内克尔，所以他被撤职这个在巴黎市民的眼里就等于作实了阴谋论。就是说国王不准备改革。你要是有诚意改革，你怎么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撤了代表人民意愿的财政大臣呢？这等于作实了军队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你真的是要来镇压我们。于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第二天被媒体小册子煽动起来的数万巴黎市民就上街游行。这个行动在巴黎市民眼里，这个就是国王要向他们动手。他们要反抗。有一本书上说当时一个青年演说家在人的鼓励下站在一张桌子上对群众大声地呼吁说：“撤掉主张改革的财政大臣是对国民的侮辱。这个是对爱国者的屠杀之夜来临的预兆。”他这么一说以后，他就号召大家要拿起武器要抵抗即将到来的镇压。这个就妥妥的阴谋论。但是大家很中听呀，他的话。这些号召马上就得到了响应，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巴黎人冲向王宫。既然撤职内克尔是王后的意思，那么主要敌人就在王宫，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冲到王宫去。但是被冲击的国王的近卫军他们看到呼啦啦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他们就很害怕，就反抗就开了枪。这一开枪人就四散奔走了，于是就是国王开始镇压了，这个消息就风传。第二天激动的人就越来越多，巴黎群众开始到处寻找武器武装自己。他们要去对抗传说中可能会发生的镇压和屠杀。他们就洗劫了巴黎城内的所有的武器商店，还逼店主要交出武器，还杀了很多店主。当时有一个刀具店的店主后来报告，说他店里面有 830 把刀被市民一抢而空。14 号凌晨的时候，群众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荣军院。荣军院就是巴黎的残障老军人的一个护理院。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两万八千支步枪和十多门大炮，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火药。当时就有人开始喊说：“巴士底狱有火药。”然后很多人乌泱乌泱地就到巴士底狱去了。看到没有，谎言做王的世界人人自危。他都想靠武力保护自己，最后到防不胜防的地步。谣言也层出不穷，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被自己掀起的混乱而葬送。



（39：47）巴士底狱是由八座巨型的石塔组成的一个中世纪城堡。现在看很多图片把它画得很高大尚，很阴森森的样子，事实上它并不是。它只比周围其他的建筑高一点，但是绝对没有像图片显示上的那么高。这是后来的人从当初的建筑图纸上得出的结论。图片这些都是根据想像画的，不真实的。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你把它当成是旧制度王权的象征，所以就必须刻意地把它画得很有压力很威严很恐怖。它曾经是巴黎的一个军事要塞，后来被改建成一个专门关政治犯的监狱。伏尔泰也曾经被关过这里。但是当路易十六的时候，政治犯已经不多了。当时的监狱里面只有七名囚犯，其中四名是锻工。后来还有两名因为道德罪被收押的贵族，还有一个是杀人犯。他们都是因为事实犯罪被关在这里的，当时并没有政治犯。那个侯爵也是因为道德罪，好像是通奸，我记得，被关在这里。他们盯上巴士底狱其实并不像历史学家宣传的那样，说它是法国封建制度的象征。这个都是，他们都是有目的的，只能说。象征王权怎么可能是巴士底狱呢？哪里比凡尔赛宫更好地象征王权呢，对吧？你为什么不去攻击凡尔赛宫，你攻击巴士底狱呢？他们冲着巴士底狱去的目的就是武器和弹药的库存。这批乌合之众到了墙门外以后就向监狱长表达了来意，希望能够得到城堡里的武器和弹药进行自卫。当时巴士底狱的一个守卫长官是个罗奈侯爵，他是出生在这里。很遗憾，他最后也死在这里。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他就邀请这些代表进来和他们共进午餐，好商量。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商量。这都啥时候了，居然还想饭桌上谈事情。说明当时的人他根本就没想到事态会怎么发展。这些代表团就高高兴兴地进去吃饭了，可以边吃边谈，互相开条件。结果可能喝 High 了，一不留神饭就吃

了很长时间。到了下午 1 点半这些代表团仍然没有出来，围在外面的群众就开始担心，就是不是已经被杀了。阴谋论又开始了。巴士底狱外面就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听说代表的人都被杀了，到现在都没出来。大家就开始骚动，就有人从隔壁的房屋屋顶爬上了巴士底狱的吊桥，就用斧子砍断了吊桥的铁链，吊桥就掉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可以进去，那人就一窝蜂的往里进去。那些守卫的士兵看到人群逼近，就特别慌张。你乌泱乌泱地压过来，他不知道你的来意是什么。他们慌慌张张地就开了第一枪。枪声一响事态就根本无法控制。任何的交涉都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很疯狂就冲进去。这个罗奈侯爵他就命令停火。他说避免双方互相残杀。他就写了投降书，代表团也同意接受他的投降条件，保证他和监狱守卫的人身安全。结果呢？结果在投降之后他仍然被人拖出去殴打，最后用刀乱刺，几乎被剁成肉泥。最后他还被斩首，他的头被串在长矛上绕城展示。这批暴民他就一人举一个人头就乌泱乌泱地就走回了巴黎市政厅。他到了巴黎市政厅以后，把当时拒绝提供武器的商会会长也推上被告席。根本就不用审判，直接就把他在市政厅的前面用枪直接扫死了。这一天成为法国的国庆日。你想想看，如此血腥暴力的一天居然成为法国的国庆日。由此注定法国的命运是曲折而悲惨的。加拉太书里面怎么说？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这么血腥的开始，留无辜人的血。那后来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可以预测的。

保守派 贵族的离开

拉法叶侯爵

巴黎公社的成立

内克尔重新任命

红白色三色旗，“国家万岁”

保守派贵族的流亡

烧地契，抢财产



（44：58）巴士底狱被攻陷是晚上大概九、十点钟。消息传到凡尔赛宫还需要一个过程。国王晚上睡觉之前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他在日记里面写的就是 **Nothing**，平安无事。非常有可能是这个

Nothing 和血腥暴力是同时在发生。国王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和他的军事支持者这个时候就只能再次让步。当时他的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大臣是叫拉法叶侯爵，就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帮助过华盛顿打仗的那个，他就担任了巴黎国民卫队的指挥。政府的新架构也改了，叫做公社。巴黎公社就这么来的。在网球场宣言发布的时候，是担任国民会议主席的那个人就在新的国民政府架构下担任巴黎市长。那人叫巴伊。应该叫公社社长。被罢免的财务大臣内克尔就再一次上台。不过这一次他仅仅是昙花一现，因为后来其他的政治家就其他派别的那些政治家，因为利益的问题也不喜欢他。后来他还是被罢免了。国王妥协之后他到巴黎去巡视。在 7 月 17 号的时候他同意确认国旗改成蓝白红三色旗。他也确定了“国家万岁”和“国王万岁”的口号。国王这么做，那些保守派的贵族就非常地不满意。这一些人对政局就产生了怀疑，他们就开始流亡，全部都离开了。这些流亡的贵族他就把法国的混乱局势告诉了欧洲其他的王室，引起了其他王室的担忧和恐惧。还有那些我们前面讲过的非常激进的贵族，他们就轰轰烈烈地投入到国家内乱当中，把自己当成是新社会秩序的建造者。他们都想引导这一场制度革命，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趁着这一场混乱，国王都低头了，对吧。老百姓就喜笑颜开奔相走告，人民终于当家作主了。于是人民主权论开始向全国散播。在农村地区，既然人民当家作主了，那人第一件干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就烧毁地契。他们就把所有的那些地契全部都烧掉。这个像不像我们的土改呀？当时的打砸抢就常态化。人都没法好好开店了，人心也不稳。小老板也不敢开店，穷人翘首以盼等分地主家的财产。凡尔赛的动荡就使失业率大幅度地上升，各种谣言在社会中散播。民主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带来秩序，而是以混乱开始的。



（48：11）就这么乱哄哄的，时间就走到了8月4号。国民制宪会议决议通过取消封建制度。其实事实上这个制度已经不存在，但是还是要官方取消一下。这个决议案被后世称为《八月法令》。这个法令就扫除了第二等级封建领主的权力，还有是第一等级收十一税的权力。这样贵族和教士在各个城镇各个省他都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在8月26号的时候，国民制宪会议就发布了《人权宣言》。这份宣言它不但具有宪法的效力，更重要的是对国民制宪会议原则的宣誓。它对外宣布国民制宪会议不但是立法机构，它还是编制新宪法的机构。当时的内克尔呀、那些侯爵呀，一些很有名的那些侯爵，他们曾经建议要成立参议院。成员是由国王和，就国王从民选的那些代表里去选。我们知道英国它是分上议院和下议院的。上议院是由国王挑选的那些贵族组成。但是后来他们经过讨论，这些主张改革的贵族就因为担心国王的保守派势力会太强大，所以我们不能给国王组建参议院。他们的目的想把国王的权力降到最低，于是他们就决定法国就成为一个单一的一院制的议会，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他们回到雅典时代了。雅典时代暴民，大多数人同意你就可以杀死苏格拉底了吗，对吧。那个是暴民的民主。他们想学英国，但是又不满足英国的保守。他们很着急，所以他们步子跨得大一些。这个就是法国。你这样干，国王肯定不乐意呀。国王怎么愿意势单力薄呢，对吧。于是他们就劝路易十六，他们为了安慰他就给他一点安全感，他们给了国王一个权力，叫做暂停权。也就是说，任何的制宪改革，国王都有权力延迟法令的实施，但是你不能完全禁止。你可以暂停，你可以和议会协商，一直到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个权力是他们给他的，国王就很傻他还真的就相信了。但是事实上，

后来的很多事实证明，这个权力最后成为他的罪名。就在制宪会议集中精力制宪的同时，国王就利用了他的暂停权，他就经常耗着不动。他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不相信王权会被推翻。那么既然议会给他这个权力，他当然是要用的。他每耗一天，他就能和议会谈更多的条件。这是他的想法，但是这个时候底层百姓的打砸抢他们可没闲着。所以经济危机仍然在蔓延，财政的赤字也不断地扩大。底层的普通百姓就越发地艰难。

谣言四起，妇女出发



王室藏粮

7000+名妇女，加入游行队伍

大炮，小型武器

步行向凡尔赛出发

冲进王宫，杀死守卫

国王搬回市区

王室威信降到最低

（51：38）就在这样很混乱的状态中，又有新的谣言产生。这次的谣言是针对王室，因为大家都很恨王后，说她是德国人，又很奢侈，而国王呢又老拖着不签文件，所以肯定是王后挑唆的。坏事都是王后干的。还说国王之所以不着急签文件，拖着不改革，是因为王后在王宫里面私藏了很多的粮食，所以他们饿不着。这种消息就激起了民众巨大的愤怒。我们这里都还饿肚子呢，对吧。于是他们在 10 月 5 号就引发了骚动。巴黎的妇女就组成了一个游行队伍，开始在巴黎的市场中开始集合，并且游行到市政厅。她们要求市政厅的官员解决她们面包问题。因为凡尔赛宫不在市区吗，她们就先找了市政厅。但是市政厅也没办法，他们就把所有的问题推到领导。这个很正常。这些非常不满意的妇女，七千多名妇女，就带着大炮和小型的武器她们就浩浩荡荡地向凡尔赛出发。当时的拉法叶非常紧张，他就命令两万名国家卫队维持秩序。后来还是有一些抗争者最后冲进了宫殿并且杀死了几个卫兵。当时国王一家的状况非常的紧张。场面一度很混乱。最后还是拉法叶出面，也说服了国王也平息了外面的群众。然后他就说服国王按照群众的要求搬到巴黎，表示和民众同甘共苦。在 10 月 6 号的时候，国王和王室在国家卫兵的护

卫下从凡尔赛搬到了巴黎市区的一个王宫，叫督怡乐宫。他这个时候就正式承认国民制宪议会。这个王宫它是不用的，废弃多年了。为了重新入住，国王还重新装修了一下。这个也给后来给他自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从此国王就在市民的监视下生活。老百姓闲着没事就跑到王宫的面前，到大门口去骂两声，去扔点石头，扔点鸡蛋什么的。鸡蛋是不会扔。鸡蛋很贵。但是王室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权威。

摧毁贵族，宗教

- 1789年，八月法案取消教会征收十一税
- 11月2日，宣布教会财产归国家处理
- 发行“指券”，两年内贬值25%
- 1789年秋，修会圣愿被立法废除
- 1790年2月，所有宗教体系被废除
- 1790年6月，废除亲王，世袭贵族，封爵头衔
- 1790年7月，教士成为国家雇员，由民众选举产生
- 教士需要向国家和宪法宣誓效忠



（54：14）国王的威信没有了，保守派的贵族势力全逃跑了。剩下的呢？剩下还有一个势力是他们需要摧毁的，那就是宗教。按照旧制度，天主教会是法国领土上单一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法国那些被杀了无数轮之后还残存的那些新教教徒，就是胡格诺派，他们就非常喜欢看天主教会倒霉。他们希望能够制定反天主教的新的法令来报复他们。不要说新教徒恨他们，就连天主教内部的底层教士他们也是很痛恨这个体制。在三级会议的时候，有 $\frac{2}{3}$ 的教士跳槽跳到第三等级的阵营。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换句话说就是他们都叛变了自己的阶层。在刚才的八月法案里面，他们已经取消教会征收十一税的权力。为了缓解财政压力，11月2号国民议会就宣布教会的财产全部由国家来处置。你一下子把这些土地变现是有点困难的，你时间上来不及吗。他们就利用这笔财产做为担保发行了一种新的货币，叫做纸券。教会就没有财产了，也没有收入了。从此国家就需要肩负起教会的责任，这个里面就包括你要支付教士薪水，你也要照顾穷人病人和婴儿。当时的医院都是天主教会办的。当时还有教育也是天主教会办的，所以这两项最后都由国家开始管理。到了12月份，国民议会开始就拍卖教会的土地，想获得更高的收入。但

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本来的发行的纸券它就是锚定这些土地的。你现在再把土地再拍卖，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等于土地被二次套现。你那个已经发行出去的纸券就必须贬值。所以它后来在两年内贬了 25%。由此可见，这些激进分子的经济完全是拍脑袋的。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完全没有任何经济学概念。到了 1789 年秋天的时候，修会圣愿就被律法废除。到了 2 月 13 号所有的宗教体系都被废除。修士和修女都被劝回去了，去回到平民当中去生活，有很多还结了婚。到了 1790 年的 6 月制宪会议就废除了亲王世袭贵族和封爵的头衔，并且重新划分了政区，行政区，成立了大理院最高法院和陪审团制度。这个基本上照抄的是英国的制度。制宪会议它还没收了所有教会的财产，刚才那一步是由国家处理。一年以后他们就宣布没收，而且是全部的资产，不仅仅是土地。他们就宣布法国教会脱离教宗，脱离罗马教宗，就归国家所有。这个时候它就走上了东罗马路线，俄罗斯路线，包括我们知道那个奥斯曼土耳其它也是这个样子。法国的宗教部就这么产生了。根据 7 月 12 号通过的神职人员的临时组织法案，教士他就成了国家的雇员。他们还专门建立了一个选举系统来选举主教和教士，当然很多天主教徒是反对选举系统的。因为这个否定了教宗的权威。本来是教宗任命主教的，你不能选举产生。世俗的人来选主教，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但是更可怕的在后面。后面国民议会居然开始要求全体教士要宣誓效忠国家效忠宪法，不允许效忠罗马天主教会。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这是一场由耶稣会出身的教士西耶斯主导的、由 2/3 教士支持的法国革命，最后将法国的教权彻底地摧毁。我们在历史上屡次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一巴掌打出去，结果后来拍回在自己的脸上。太可惜了。

路易十六跑了。。。。



The map illustrates the flight of Louis XVI from Paris. It shows a route starting from Paris (パリ), passing through Châlons-sur-Marne (シャロン), Reims (ランス), and ending in Belgium (ベルギー) near Montmédy (モンメディ). The title 'LA FUITE À VARENNES'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at the top left of the map area.

- “暂停权”的矛盾
- 无休止的法案
- 逃亡王弟的策划
- 王后娘家的帮助



（59：22）法国的宪政改革就这么乱糟糟地向前走。但是国王这个时候却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带着全家逃了。当时的国民议会制定的很多宪法条文它对王权进行了无休止地限制，完全停不下来。它不断地去挤压王权。我们刚才说过，路易十六他是有暂停权的，对吧。他面对这种法案，他就使用自己的暂停权来搁置它。他越是这么干，民众就越恨他。因为当时漫天的小报就报道这些消息。他当时住的王宫已经在巴黎市区了，所以天天有民众堵着门口谩骂。这个就让路易十六和他的家庭越来越难以忍受。路易十六的王后她本身就反对法国大革命，她的娘家人都是欧洲各大王室。她就特别傲慢，她觉得向暴民妥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直接镇压就完了吗。历史上他们也没少镇压，对吧。所以她在 1789 年她就劝说路易十六离开巴黎。她和娘家人通信的时候， she 就把法国的这些事情就告知他的奥地利家人。这是很正常的，你给娘家人写信，难道你不会说自己家里的状况吗，对吧。她也希望娘家人能够帮她出谋划策。这些信件在后来的法国人民眼里那就是妥妥的叛国罪。我们要知道这些信是写在王室被推翻之前的。整个法国都是她家的，她叛国叛的是哪一国呢？叛自己吗？这完全没有逻辑的。由此可见，那些罪名真的不能用法理去分析。而且与此同时，那些逃亡的贵族里面，包括路易十六的弟弟，他都已经逃到奥地利了。他就和奥地利的皇帝商量，就策划由几大君主制的国家出面去干涉法国的革命。奥地利的皇帝就拟信，在写信的时候就把这些情况通知了路易十六。路易十六起初他是反对出逃的。一方面他担心王室成员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他也抱着侥幸心理。他等待大革命政权分崩离析的时刻。因为他始终认为大革命的纲领是很不现实的。他们最终会玩不下去，他们最终还是得请我这个国王来收拾残局。他还是非常自信的。所以他就拒绝做出任何让外界感到他以外国势力来对抗议会这样的事情。但是自从迁到巴黎住以后，他就发现，其实和他想象的不一样。王权越来越不受尊重。他就感受到他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议会也搞不定，不断有新的法令出来，没完没了。他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控制不了整个改革，他就需要去搬救兵。于是他的王后出面就和瑞典的贝尔森伯爵一起制定了一个非常严密的详尽的出逃计划。这个是在 1790 年末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计划反反复复地被路易十六搁置。最后一年之后，在 1791 年的 6 月 19 号他们终于决定要出逃，这个目的地就是法奥边境，就是现在靠近比利时的地方。那个时候还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



（1: 03: 22）到了6月20号这一天，路易就带了全家逃出了王宫。临行前他还留了一封信，把这些人都骂了一遍，就宣布这一切的变革都是非法的。但是仅仅几天以后，他就被带回来了，没跑成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从这里就能够看出，路易十六这个人他个人的行事风格是非常的犹豫和软弱。他的性格最终要了他的命。他出逃的时间本来是定在五月底，但是路易十六他还抱着大革命自行消亡的幻想，他就将出逃的日期一再地延后。更加严重的是，路易十六在确定了逃跑日期之后，他又因为家里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他就擅做主张将逃离的计划再推迟了一天。刚才我们说是6月19号吗。结果他事实出发的那一天是6月20号。他自己觉得推迟一天没啥了不起的，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路上把接应他的军队全部给坑了。这个结果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最后把他自己推上了断头台。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路上接应的军队他是没有手机的。他们怎么知道国王推迟出门了呢？这一大帮说着德语的雇佣兵在法国乡村小路上徘徊，这是非常引人注意的。很快就有一些村民就会来问，当时的法国全民上下都是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这种思想深入人心。全民都是朝阳大妈。为了不暴露计划，这支队伍就只能早早地撤退，所以路易十六就没有看到接应他的军队，他就只能自己继续向东北方向走。本来你只要向边境进发就可以了，沿途有人接应，包括换马车。因为马是需要休息的吗。如果你要尽快逃离，你必须中途要换马车，否则马要跑死的。结果呢？结果被他这么一弄就完蛋了。当时其实本身驻扎在边境的奥地利军队它也是蓄势待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要随时支持法国的国王。本来他们从王宫秘密出逃的过程还蛮顺利的。当天的黄昏他们就到了香槟区的平原。尽管几次国王

路上都被认出来了，但是路人普遍觉得难以置信，所以也没有做出特别大的阻拦的动作。到了八点左右，国王他们就到了洛林大区边缘的一个小镇。这个时候再次被认出，但是这一次的目击者不是平民百姓，是一个非常倾向于革命的并且曾经在凡尔赛还担任过骑兵的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当时是在做边境的驿长。他一发现国王的车架，他就立刻派人去通知洛林大区市政的议会。而且他一方面他也拦阻了国王的车队。路易十六他失去了雇佣兵的护送，他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他就这一家子老小，所以他面对前来拦阻他的这个德鲁埃，他就只能束手就擒了吗，他就被护送回巴黎。消息传得很快，一路上每经过一个村庄，所有人都会自发地去加入。最后在 3 万国民自卫队的注目下，路易十六返回了巴黎。当车队进入巴黎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都挤满了巴黎街头，但是现场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任何的声音。民众甚至都没有脱帽致敬。以前平民看到国王都很激动的，要高喊国王万岁。结果这么一来，皇权彻底离开了法国。逃跑事件以后，民众给制宪议会的请愿书上就写 1789 年时我们是奴隶，1790 年我们自以为是自由人。1791 年 6 月底我们已是自由人了。自由而没有国王，世袭王权同自由是不相容的。这一份请愿书是法国人第一次要求议会废除国王。他们要宣布共和，这个是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制宪议会暂时停止了国王的王位。他和王后就受到监视保护。从此君主立宪派就被国王的逃跑打脸了。你还君主立宪呢，你的君主都跑了，你立什么宪呢？一些很激进的领袖他们就要求废除王权，实行共和。但是君主立宪派还是硬着头皮主张要维持现状，要保留皇权。这两派分裂了。

《1791年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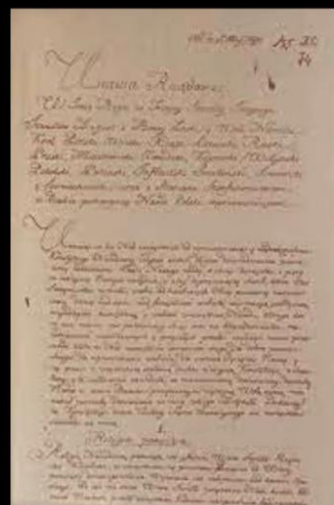
“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

三权分立

行政权属于国王

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

司法权属各级法院



（1: 08: 44）国王回来以后，君主立宪派就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继续把改革向下走。他们很清楚，现在不是清算的时候。最要紧的是把宪法制定出来，要让国家回到正轨。毕竟这种无政府状态是很危险的。你任何一个导火索都能够被搞大，大家赶紧立宪，赶紧回归新秩序。当时开会的时候，议会也分成两派。坐在右边的是君主立宪派。他们顽强地想把君主立宪进行到底。坐在左边的就是共和派，坚持不要王。街头小报每天报道这两派的辩论。于是左派右派这个词，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就是这么诞生的。在 1791 年这种吵吵嚷嚷的过程中，制宪议会最终还是制定了宪法。一切政权由全民产生，三权分立，规定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然后司法权属于各级法院，完全是按照英国的样子搞的。11 月 1 号立法议会召开，法国成为君主立宪的国家。这个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唯一的一次高光时刻，是最接近改革成功的时刻，是唯一的一次机会。结果好景不长，马上就被那些激进分子断送了。我们下一节课会继续来讲后面那些很血腥的故事。



权力的傲慢与愚蠢

留下信件，无路可退

王后安排的行程

信息不对称，缺乏基本的戒心

民众意识的觉醒（卫队的反叛）

（1: 10: 34）我们接下去来做一些引申性的理解。我们总是要透过历史的事件，来看它背后人的罪性。我们从路易十六的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软弱和有限，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权力的傲慢和愚蠢。人做错事是难免的，但是难的是你接二连三一直干蠢事。你说他跑就跑吧，他还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面他声称自己以前效忠宪法的行为全部都是在议员们的诱骗下做样子的，都是你们逼我的。你们骗我，所以我不是真心的。而且他还说，当时你们的某某某在私下答应我，只要我同意装装样子就可以成为一位强有力的立宪国王。后面的事实证明你们统统在骗我，所以你们的改革就是非法的。你

们就是靠骗。他还写了这么一封信。而且他也不认同八月法案。这个是他自己签的方案，他也不承认了。他还说，在一场大革命的庆祝活动上，尊贵的国王竟然不能和自己的家人坐在一起，而是和他的国民议会的主席平起平坐，这个使他感到非常没有面子。这个在上千年的法国历史中没有先例。看到没有，他把这个都拿出来，真的说明他很幼稚。他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他的王后的意见占了很大的主导作用，包括这一次逃亡。路易是一个选择无能的人，他夹在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大臣之间，他觉得特别地厌倦。于是他就委托王后代替他行使那些决策。不是我看不起女人，我自己也是女人。但是女人在处理大视角的政治问题上，其实思考模式还是太感性化。这是硬伤。像撒切尔夫人那种毕竟太少了。而且撒切尔夫人也是在教育普及之后才产生的。那个时候才 18 世纪，像王后那种从小在宫廷里长大的女人很难在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有正确的远见。我们后来就看到玛丽王后就净出馊主意，把那个财富总监辞退就是她干的。玛丽王后她有两个自信。第一个是来自权力的自信。她自己非常有势力的娘家就是她自信的来源。她觉得只要娘家一出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另外一个自信是来自于她的信息不对称。那些整天围着她身边的贵族都是保守派的，而且在巴黎市区以外的贵族也是保守派。他们都是支持国王的。这就给她一个错觉，就是激进派只在巴黎，外省的人民一定会帮助他们热爱的国王重新掌管国家。这是她的错觉。而且路易这个人基本上缺乏戒心。国王出逃的马车是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花了 6000 法郎去打造的。本来安排他们做普通的马车出行，为了要隐蔽一些，不要被世人认出来。但是这位娇小姐不同意，她一定要定做一个超大的马车，要坐下一家老小。拜托你这是逃亡呀，你怎么还嫌自己不够扎眼呢？对不对。这一辆超大的马车装下了国王的一家，还有家庭教师，还有一位理发师，还有全套的那些皮革座椅这些。而且一路上路易十六他从来就不费心隐藏。他经常下车和当地的乡民闲聊，关心群众。有没有进人家厨房去掀锅盖我就知道了。总之，他们不掩盖自己的身份。王后还和孩子一起坐在草地上享受精致的野餐。可以说，他们本身对这件事情的警惕性就是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觉得危险就在巴黎，离开巴黎就安全了。结果呢？结果越来越多的村民认出了自家的国王。本来也没啥，就算认出来了也没事。那个时候又没手机。就算消息传到巴黎，路易老早就跑远了，对吧。但是好死不死，他碰到了认识他的边境卫戍官。所以整个过程感觉不像是一场很严肃的逃亡，真的很像一场闹剧。经过这一次逃亡，法国的王权就跌下神坛。而且本来虽然大革命爆发以后，议会已经取代了王权，但是过去的上千年的传统里，法国人始终拥

有一位国王。你这个国王暴虐也好，或者亲民也好，向君主下跪已经是法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路易十六他也像过去的国王一样，他也是受到法国民众的崇拜的。但是当他逃亡的计划败露以后，被那些漫天的小报宣传以后，法国人如梦初醒。原来这么虚伪的国王为了自己的特权，他不惜背叛国家和子民。于是民众的国家意识就被唤醒了。本来他要是不跑，也不用自己的权力硬顶着不签文件，速战速决，保留王室，权力下放，这个事情就成了，对吧。结果在这些小报的煽动下，路易的塑像就被推倒，波旁家族的文章也被全部抹黑全部涂黑。代表荣耀的王室象征一夜之间就跌到历史最低点，彻底崩盘。我们要知道法国大革命爆发是 1789 年，对吧。这个时候是 1791 年，已经过去三年了。法国人通过人权宣言已经树立了反抗的自信。由此我们可以看见，连卫队的立场都已经改变。他们不再是保卫国王，他们是采取了阻止国王逃跑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当时的人民他已经普遍意识到国王已经是一个不再是必要的存在。他会成为法国革命进程的阻拦。说到底，其实这一场行动，就是他们逮捕国王押送他回巴黎这个行动，其实是民众对君王的背叛。毕竟在法律上他还是国王，国家边境官没有任何官方命令是无权抓捕国王的，说明他们全部违背了自己的效忠誓言。所以后来血腥的大革命中，无数的百姓和士兵命丧黄泉，这个是冤屈的吗？如果你相信神的公义，你心里是会有答案的。我这么说，其实真的太政治不正确了，居然敢和人民唱反调。其实我只是用法理逻辑来分析这个事情的荒诞性。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被别人带偏是很容易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上的带偏，我们还有对法律意识的淡化。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卫兵他有什么权力抓捕国王，对不对。不过，anyway，我们说回来。人民为什么会发生这么盲目地错误的行为呢？本质上它是当时的媒体小报对他们的洗脑。



（1：18：48）制宪会议通过以后，法国人参与了政府的选举，起草宪法时还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权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人民当初的请愿要求，而且市政也有自己的民兵组织。穿上制服的民办队长他就第一次感受到只有贵族才能够拥有的权力。当人发现这些权力原来这么容易呀，根本就不需要从国王那里来，是从议会那里来。再加上当时的小报宣传西班牙军队已经在边境虎视眈眈，德国的部队也来到边境了，法国的爱国主义情绪就空前高涨。穷人掌权是非常恐怖的，我们看看那些白卫兵就知道了。他们的残忍程度是最厉害的。人是没有良善的。后来法国这个社会的改革意识就越来越激进，而且越激进就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这些政治家他不激进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改革派。路易十六这一场失败的逃跑行为，不仅仅使法国民众对王室的信心降到极点，同时它也打破了一扇窗。这扇窗就是猜忌，互相猜忌，使他们不再相信任何的贵族，不再相信任何的改良，也不再相信任何人。每一派都想自己掌权。这个就在后来法国社会掀起的一场血腥的风暴有直接的关系。总之这场失败的逃亡彻底改变了法国君主立宪的进程。用后来罗伯斯庇尔说的话，他说：“路易必须死，因为共和必须生。”所以路易十六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其实不是被砍头死的，他是蠢死的。血脉继承的王位，你要指望他有很高的政治智慧这可能性是很低的。毕竟血脉遗传它靠的是概率。

还记得1215年的大宪章吗？

英国大宪章

- 教皇有权，民众有神，贵族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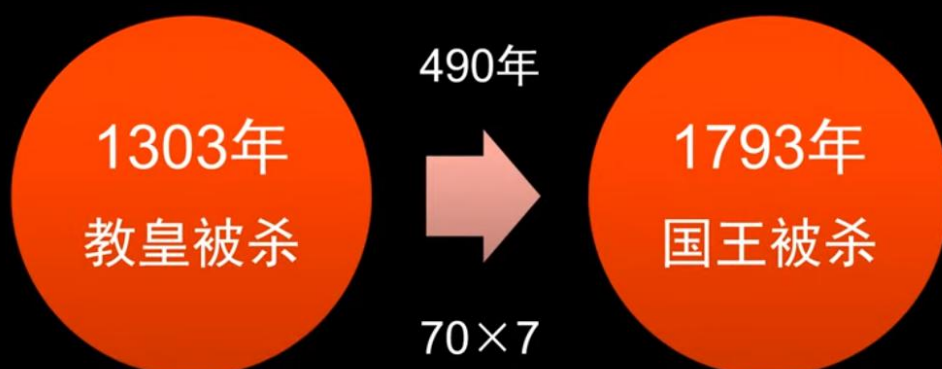
法国大革命

- 教会无力量，民众无敬畏，国王无智慧



（1： 21： 04）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这个系列里面讲过的英国大宪章。这个是在距离法国大革命五百多年前的事情。就是无地王约翰被英国贵族和教会逼着签下的大宪章，约束了王权。当时的约翰王他需要感谢的就是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虽然当时约翰王众叛亲离，全伦敦支持他的只剩下七个人。全体市民和贵族都是他的敌人。当他同意投降之后，贵族就想趁机废了他，否则大家的日子都不安宁，对吧。这个疯子。但是是教皇英诺森三世阻止了。教皇说服约翰王签大宪章，他也说服了贵族你们要保留王权。随意推翻这个口子是不能开的。在教会的传统里，君王也是神设立的权柄。圣经里面说的很明白的。如果君王你觉得他很烂，你就可以随意地推翻，那你就是东方国家了。大家如果不断地斗争和压迫就能够得到政权，那么世界就永无宁日呀。所以教皇有影响力，民众有敬畏神的态度，贵族也能听教皇的，不赶尽杀绝，给大家都留有余地。路易十六就没有这么好命了，对吧。因为他的祖上美男子菲利就打死了教皇伯尼法修八世，还把整个教廷迁到了法国，在他的控制之下。贵族和教会对法王都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所以法王可以一路作死，作上断头台。英国就算有大宪章，后来的英王查理一世其实也是上了断头台。他们还是走了一段弯路的。但是总算因为民众中的信仰根基还算比较牢固，后来的激进派也没有民间的市场。这样才使英国的宪政有能力回到正常轨道，躲过了腥风血雨。法国就不一样了。法国当时的情况就是教会没有力量，民众没有敬畏，国王没有智慧。这个三大原因一合拍，OK，魔鬼就趁机干了一票大的，收割了很多的灵魂。

【太23:12】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1：23：37）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1303**年，**教皇伯尼法修八世**被杀，后来据说还杀了下一任教皇。两任教皇死在他手里。到**1305**年他任命了自己喜欢的教皇，**克莱芒五世**，帮助他灭了他的债主，就是**圣殿骑士团**。我们注意看，杀死教皇伯尼法修是**1303**年，**路易十六**被砍头是**1793**年，整整过去了**490**年。**70**个**7**。神给了法国足够的时间悔改。以色列从君王时期到被掳之间其实也只有**490**年的时间。这个**490**年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已经足够半本旧约圣经的时间了。神的恩典足够了，耐心也足够了。要知道**490**年那比给迦南七族悔改的时间都要长了，对吧。可是法国的君权不知悔改，得意洋洋，一路向前狂奔，最后从悬崖坠下，还带走了当初支持法王向教皇征税的那些三级会议参加者的后裔。上帝的公义是从来不会缺席的。在圣经当中，**哈薛**杀了王篡位，结果他还是好好地做王。我们看见就很气愤。我是听到有些慕道友对这个表示不能接受。事实上神对他的审判要到**阿摩斯书**里才会出现，四代人之后了。神要放火烧**哈薛**的宫殿，要把他们赶回到**吉尔**。**吉尔**是**雅兰族**的老家呀，对吧。我们其实短短的一生是看不到神的公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具有永恒的圣经视角。我们一定要有永恒观，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爱和公义。当时英国**约翰王**虽然不服气，但是他在教皇面前降卑，最终他的国家获得神的一路祝福。**13**世纪签的大宪章，经过**14**世纪的战争动荡和权力磨合，接下来**15**世纪就是**威克里夫**翻译的英文圣经，**罗拉得派**就兴起。英国对天主教拉丁文的依赖它就减弱了。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17**世纪清教徒运动，战荷兰，斗西班牙，新教归正。接下去就是思想革命科技革命，然后才迎来**18**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资本主义和福音主义一起扬帆出海，收获了现代科技、宪政文明的辉煌成果。就像马太福音第 23 章里面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被升为高。”你当然可以牛哄哄的，但是掌握最高权柄的是我们的神。所以撒切尔夫人说，“这个世界的一切问题都出自欧洲大陆，而解决方案都出自讲英语的国家。”从现象上看，她的描述目前看来是对的。我们下一节课就从断头台开始，讲法国大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和它后续的影响。英国宗教改革我们分三节课讲完，法国大革命我们也分三节课。因为这两部分对我们的今天都有深度的关系。我们需要仔细地来分析它，求圣灵继续带领我们。